

第一章 學校生活



第一節

中華民國100年9月9日

早上七點，勞恩從體育器材室搬出箭靶，抬到操場中。他要趁學生還沒有到到校的時候，要把射箭課程所用的器材，定位好射箭位置。

勞恩在部落是一位在學校的老師，在部落聽到老師這個職位，都帶有一種敬意。可能從日治時期的影響，日本人引進現代的教育體系之際，受教育仍是少數人的特權，教師所代表的知識階層，在一個文盲仍然普遍的社會，自然受到尊重。當然這份尊重已經慢慢式微。勞恩常常聽到在都會教師的同事，說很多家長常常拿人權去壓老師的教學和管教。還有的家長覺得自己學歷高，自認比教師高明。勞恩每次去市區找他聊天時，都會覺得這個同事，常把挫折感都表現在臉上。

勞恩慶幸自己能留在部落教書，也比較不會出現類似的困擾。或許是日治時期所遺留下對老師的概念還在，也或許部落的族人，大部份都念到高中就不想往上讀，對於老師在部落教書還是存有敬意，覺得老師能夠教學生，替學生解惑是一件很厲害的事，也因為這敬意讓勞恩有很大的壓力。

因為他其實不算正式的老師，正式的職位全銜叫「民族教育支援教師」，這名稱可能很多人第一次聽到，連部落的人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。簡單的來說，只要學校有關民族教育的活動，都是勞恩負責。

就像現在勞恩所做的搬箭靶這個工作來說。這是由原住民委員會播一份經費，讓一群具有文化教育背景的族人，在學校進行民族教育課程的推廣。首先，勞恩的工作就是在部落找一個會射箭的耆老當講師。並且要在耆老還沒來之前，把射箭設備擺好，最後通知老師上課。下完課要整理耆老所上的課，整理成文化資料或教材。

別校的其他「民族教育支援教師」如果有特殊專長，就會自己進行教學。像隔壁部落的學校的教師，楊惠嫻擅長植物染，常常帶著學生認識布農族傳統色彩、學布染，到校外採集民俗植物，再以科學實驗萃取染材做分析。

所以是每個人在學校的工作，都不太一樣，只是都是圍繞在民族教育教學上。背負「民族」兩個字，也常讓勞恩很沈重的壓力。但在學校的場域中，它又是可

以被忽視，畢竟學校還是以主流教育為主。

就拿教學時間來說，他是不能佔用一般課程，只能利用課後輔導時間上課。每次要幫耆老排上課時間，都會讓他頭痛一陣子。幸好勞恩學校的老師，會把一些民族教育融入在一般課程，自行設計多樣化教學課程。但也只有像是藝術與人文、鄉土課程、體育等對一般社會不重要的課，

「為什麼不能讓國語課融入民族教育呢？」這個問題一直在勞恩的腦海中盤旋。

遇到一些重大事件，例如遇到學測就要讓老師們上一下課補救。還有一些縣府長官三步五時，弄一些奇奇怪怪的口號。就像現陣子課徵菸捐之後，大筆的經費流入各縣市的衛生局，行文要求各級學校做「戒煙推廣」，於是學校就開始收到各式「菸害防治」相關活動的指令，舉凡海報、才藝、話劇、徵文、繪畫...，勞恩常常投稿文章到報章雜誌，於是被分配到寫作這個教學，只好犧牲午休的時間陪小朋友寫東西。

勞恩看到小朋友每次寫東西，這種宣導與業績的競逐，可以深入到小朋友的心中嗎？

另一件事是要學校落實學生讀經，範圍廣及弟子規、三字經、論語、老子、大學、中庸、百孝經、正氣歌。為了這個事情，特別開了一個會，討論每週星期二和星期四的早上集合，是不是不要再教族語單字。

「部落學校教族語是很正常，但沒有其他時間讓小朋友背誦四書五經。」

「上面的長官會不定時派員到校找我們的小朋友「抽背」，每半年要舉行大會考，給我們導師很大的壓力。」

「還有進度的壓力方面上，要讓小朋友在畢業前，必須背完弟子規、三字經、朱子治家格言、唐詩百首，連諸葛亮戒子書、百孝經、禮運大同篇、論語選讀、正氣歌、老子都在列，範圍之廣令人瞠目結舌。」

「清朝在原住民地區，類似現在國小的義塾，也不過是教《三字經》、《四書》等幾本書，年紀再長一點的番學堂，也不過加上、《詩經》、《書經》，訓言之類的《訓番俚語》，還有一堂族語課。現在讀經運動，會太會太重了一點。勞恩不能直接反對這個活動，只好迂迴的從歷史來述說，這個對小朋友來說太沈重了。

在上級長官想要在花蓮這個地方，恢復中華傳統美德時，學校的老師當然一面倒的要犧牲族語的單字教學。勞恩心中很納悶的想著：「真的很懷疑，這個長

官是不是上廁所時，一時想起就說：『讓學生背一下四書五經好了』。」

讓小朋友背誦四書五經的政策，讓小朋友每天都很緊張的去學校上課。勞恩的二哥因為在花蓮市區工作，小孩就沒有放在部落讀書。每天都很緊張的問勞恩叔叔：「這些文字到底是什麼意思，學校老師只是一直叫我們背，不想背了啦，叔叔。」

勞恩回答這個小姪兒說：「你不想背喔！可以啦，你跟另外一個叔叔去台東念書好了！」

勞恩的姪兒困惑的回話：「為什麼要去台東！」

勞恩笑著說：「因為台東的小朋友不用背四書五經啊！」

勞恩的姪兒興奮的說：「我要去、我要去！」

勞恩看著天真無邪的姪兒想著：「這麼小，就要那麼辛苦。」但是也無法挽回每週星期早上集合教族育的機會。在民族教育的眾多工作，這個是勞恩最喜歡的工作項目了。每次下班，回到家裡就是挑一些單字，想一些好玩的對話，好讓隔天除了能學到單字，也能在快樂的氣氛中展現一天的學習。

當勞恩心中暗想：「也好啦，可以找一些別的工作來做。」並且小小聲的嘆了一口氣時，主任突然站了起來說：「我們是部落的學校，族語對部落來說是很重要的，不能放棄族語。這樣好了，小朋友在背誦四書五經前，先讓小朋友進行族語隊呼，讓小朋友在學習隊呼中也學到族語，也不會排擠背誦四書五經。」

這個會議結束後，開始每週星期二和星期四背誦活動。

今天抽到的學生叫kimat，他抽到的是入則篇的中一段話。

「親有疾 藥先嘗 晝夜侍 不離床」

他試著將這幾句話流暢的讀誦，並且配合抑揚頓挫的聲音。

勞恩在臺下聽著學生背誦，他的意思不就是：「父母親生病時，子女應當盡心盡力的照顧，一旦病情沈重時，更要晝夜服侍，不可以隨便離開。」

勞恩心中想著為什麼不用老人家的話，去教導小朋友呢？他想起一位布棍耆老的話：

「Mais masituhaz tu uvaz hai ni tu mahtu mapinpuh madaingaz」

譯：身為長子不可讓雙親腐壞

布棍耆老這樣解釋這一句話

「*Sinhasam sias masituhaz tu uvaz tu saipuk-av a madadaingaz, nitu mintuza sahal mang madaingaz.*」

譯：奉勸身為長子的人，須孝順養育雙親，不可置其不管。

為什麼不能用自己文化的東西來教育自己的小朋友呢？這個問題一直在勞恩的腦海中盤旋。

所以，勞恩一個星期中，可以請一天的田調假。因為這個的關係，可以讓勞恩可以找部落的耆老，做一些田野調查的收集。

當然，因為除了民族教育的工作以外，還是要弄學校的工作，像是學校會辦一些親子教育、村校運動會。勞恩的這份工作，雖然是領原民會的薪水，但是人事的管理就給學校處理。

沒有這份的關係，勞恩還是會做學校分配的工作，畢竟都是同在一個學校工作，還是要好好的與同事相處。因為勞恩也知道，民族教育的課程借調都還是要向同事請托、幫忙。勞恩不想成為美娟第二，這個美娟是勞恩上次田野調查時，跟隔壁部落學校民族支援教師banga聽到的。

banga「聽說有一個熱心的老師，但熱心過頭」

勞恩「什麼樣的熱心過頭。」

banga「他想把民族資源教室裝潢成具有當地族群特色的擺飾，結果沒有經過開會的過程，也沒有經過標案的過程，就叫工作改裝」

勞恩驚訝的說「也太猛了吧，把民族資源教室當成自己家在管理，就對了。」

banga「重點是他都不管學校的事，都在民族資源教室做過，心中只有民族教育。」

全國有200多位民族資源分配到各個原住民部落的學校，各式各樣的人都有。有的真的很有才華，像吹奏及製作口簧琴，還可以線上寫譜。但也有風聲說有的學校的民族支援教師，只是放在學校佔缺。對勞恩來看，為什麼有人可以不用工作就可以領薪水，原民會沒有不聞不問，也不去處理，讓風聲傳來傳去。最後怪罪全體的民族支援教師，只會喊：「薪水下來了沒」。最狠的是還說：「民族支

援教師只是放在學校的擴大就業而已」。

勞恩手上拿著弓與箭，眼光看著前箭靶，腦海中閃著原民會所下的結論。

「原來在主管單位的眼中，就是這個樣子啊。也不是我們愛喊水下來了沒，是你們拖太慢了吧。」

看著早晨的太陽越來越大，趕緊擺出射箭的站姿，勞恩要在學生和耆老們還沒來之前，先射幾隻箭。學生們一來就會在場邊，亂喊的亂喊「老師加油，不要緊張，不要被壓力打敗。」勞恩又沈思在清晨的微光中：「壓力真的能像學生所說的那樣嗎？可以被打敗。」

勞恩只想靜靜的把壓力化解掉，在箭還未發出現以後，先把壓力化為烏有，心無雜念，靜心的把手中的箭射出去。